

科技來自人性，科幻始於真實

文／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雷電劈開天空，電流曾臨經 1818 年瑪麗·雪萊筆尖，由她筆下《科學怪人》睜開眼睛那刻算起，科幻小說（Science Fiction）發展至今有 200 年了，它千拼萬補，不停產出它的同類，長成連經手創造它的人都不認識的模樣。當科技逐漸實現人類的想像，此刻一種閱讀科幻小說與電影的方式是：「它實現了嗎？」把科幻文本當成預言來看，看時間到了，科學幻想是否靈驗。於是我們已經知道，1985 年《回到未來》裡帶觀眾進入 2015 年的時光穿梭車並沒有如期被發明，但 2019 年的今天，博士那臺時光車以「垃圾、香蕉皮」等綠能方式作為引擎燃料的奇想卻在現實世界有了可行性。同樣的，1988 年經典動畫《阿基拉》裡所描述 2019 年「新東京」種種聲光電氣當然無法和此刻東京疊合，但電影裡提到 2020 年東京奧運卻奇蹟似的和現實世界同步。科幻又變成寫實。

科幻自有現實科技的基礎。但反過來說，如果科幻小說只是為了預言，它只是提供驗證，那科幻小說的存在便和一張購物清單差不了多少，彷彿這個文類的存在，只是為了在時間到的時候，讓你在條目前面打一個勾，「這個買了」、「這個沒有」，以此驗證這個實現

了沒，那個成真了否？但科幻小說並不是為此存在的。科幻小說自有它的根，有它的科學基礎，卻怎麼從寫實的地基延伸出科幻的暗影幢幢，文學又如何能在科學背後升空高飛，此刻，讓我們啟動曲速引擎，跳躍到很遠的地方，其實是為了看，科幻的源頭是什麼？

亞瑟·克拉克 《太空漫遊》四部曲

2019 年，福爾摩沙衛星七號於臺灣時間 6 月 25 日下午 2 時 30 分順利發射升空，在



《2001：太空漫遊》、《2010：太空漫遊》、
《2061：太空漫遊》、《3001：太空漫遊》

作者：亞瑟·克拉克（Arthur C. Clark）
譯者：郝明義、張啟陽、鍾慧元、葉李華
出版社：遠流
日期：2006 年 10 月

發射 173 分鐘後，訊號穿過大氣層傳送至澳洲達爾文地面站，從衛星連通的那一刻算起，臺灣證明自己有研發衛星操控系統的能力，我們的島把自己推進宇宙元年。亞瑟·克拉克《太空漫遊》四部曲在半世紀之前便寫出我們的夢，和許多太空科幻小說不同的是，小說第一部《2001：太空漫遊》時間過去了，第二部《2010：太空漫遊》也到了，現實世界中科技快跑似乎還跟不上小說家思考漫遊，但《太空漫遊》四部曲真正好看的部分，卻隨著時間過去才越能顯露。

是的。小說中的科技預言也許沒有在現實中實現，但重點在於，《太空漫遊》四部曲做了整體的打包，小說家所寫的，不只是硬科技——是那些科幻電影可以用塑膠殼假裝金屬板、用裝滿燈泡的面板讓我們以為是控制臺——小說中拉高狂飆的，是整體文明的向度，亞瑟·克拉克所揣想包括太空時代的社會制度、可能面臨的社會走向、相關之政治局面與金融脫拉斯角力、機械智能與大宇宙後殖民主義……亦即，雖然科技還沒到，但我們依然活在他的小說之中，活在他的文明描述裡，並正思考他提出的問題。而你瞧，雖然他走得那麼前面，但這麼超前，但其實又回到久遠之前，在他小說中所醞釀的衝突與轉折都並非科技所造成，依舊是因為人性之堪不破之痴迷之貪瞋……《太空漫遊》的超越，來自於原始。他的原始，又如此未來，拋不掉甩不開。這正是《太空漫遊》四部曲讓人不停漫遊並探索的原因，小說家是以人性為薪材去點文明的火把，在這部小說之後，我們有了很好的理由，繼續仰望星空。



《碳變》

作者：理查·摩根
(Richard K. Morgan)
譯者：李函
出版社：避風港文化有限公司
日期：2019年2月

理查·摩根 《碳變》

幾個世紀後，生命有了新的詮釋，人類把心智數位化存放於「暫存器」中，於是人格可以被備份，記憶可以被提取，身體能自由選擇和組裝。那便是「永生」紀元的開始。這是理查·摩根小說《碳變》的背景。但我們早已經活在這樣的世紀裡了。隨著科技的發展，我們透析並改造基因、利用機器義肢和電子產品作為身體的延伸，SIRI 不只告訴我們天氣，也替我們規劃地圖、安排方向、加減乘除。金屬與肉身、人工智慧和大腦的界線一直被抹糊並重寫，我們正活在一個人機一體、「人」被重新定義的「後人類」世紀中。《碳變》替我們對這樣的未來發出質問，他問的是，如果這一切走到極端，如果身體和和記憶可以分開來，那麼，怎樣的「人」算是「人」？又是哪個「我」才是「我」？

當身體不再是你的所有，它可以被販售，被組裝，彷彿「物品」，那要擁有怎樣的「物」

才可以拼回「我」？又如果你有了新的身體，你因此承擔這具新身體裡某些記憶和負債，連傷口和疼痛都繼承，那擁有全然陌生感受與思維還能算乾淨的「我」嗎？《碳變》提出的問題極端科幻，但又很古典，其實我們一直都在問自己同一個問題：所以，「我」到底是什麼？



《時光機器》

作者：赫伯特·喬治·威爾斯
(Herbert George Wells)
譯者：黛恩
出版社：前景
日期：2019年6月

《時光閃電》

作者：荷西·卡洛斯·索摩薩
(José Carlos Somoza)
譯者：葉淑吟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
日期：2016年6月



赫伯特·喬治·威爾斯《時光機器》& 荷西·卡洛斯·索摩薩《時光閃電》

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挑戰牛頓時代的古典物理學，此後弦論與量子物理學的發展提供更多時間旅行的可能性，但其實時光機早在 1895 年便已經由小說家赫伯特·喬治·威爾斯在《時光機器》中發動引擎，此後科幻小說便成製造時光機的流水線，漫長的時間流裡小說家們一邊挑戰時間穿梭的可能，一邊發明各種時間悖論。

而在眾多時間旅行小說中，荷西·卡洛斯·索摩薩的小說《時光閃電》獨樹一格，他把科幻寫成恐怖小說：「有一天人類可以透過科技觀看過去」、「但觀看的同時，你不知道，有什麼也正在窺看著你」，從這樣的黑暗幻想出發，看到過去是要付出代價的，「過去找上你」不只是一句比喻，在小說中便成為寫實。相較於常見之恐怖小說總將恐懼建築於空間之上：「黑暗空間裡躲藏著什麼」、「死亡空間詛咒殺人」、「打開黑暗空間放出什麼」，《時光閃電》中種種恐怖皆建基於對於時間的多方想像上，「當時間化為空間」、「在停格之空間裡的單一時間」、「量子物理與佛洛伊德心理學的結合」（亦即是時間與人類之心）……小說的恐怖也許在於，他把時間寫活了。其實是換個方式表現我們日常的焦慮，人如何和時間共處？是抗衡它？怨恨它？人怎麼馴養時間？

史蒂芬·金 《手機》

你一定聽過手機是健康殺手，你聽過手機電磁波可能致癌，手機影響睡眠，醫學證明手機藍光會導致水晶體及黃斑部病變。而我知道的是，手機影響的不只是生理，同時還介入社交與人際關係。你瞧，現在人們坐得多近，但未必交談，人們用手指打字代替唇舌，心智跟著被帶到很遙遠的地方，對面都不相識。手機，或者說通訊硬體與軟體的進化造成人類社會的寧靜革命。而這波革命的極端，就看看史蒂芬·金小說《手機》吧。末日從一通電話開始。一旦接通手機，就會變成為喪屍一類生物，

智力退化且盲目攻擊。人類的心智讓身邊通訊器材洗去，人與機器竟然如此相同，甚至可以被重灌載入，我們就是有血肉的 iPhone。但那並不科幻，《Pokemon GO》引入臺灣引發全民抓寶可夢，彼其時《時代》雜誌便曾以〈Pokemon Go 可能讓我們預見世界末日的景象〉為題，描述北投公園前民眾群聚滑手機前進的模樣彷彿「喪屍群」，科幻小說的情節在臺灣真實發生。

科幻小說闖上最後一頁，我們的問題未必就得到答案，所以人如何面對時間？如何處理過去的遺憾，一個人要怎樣為人？又到底什麼是我？不管有沒有手機，我們到底要如何和另一個人發生關連？這些都是我們所掛心的事情，是千古以來的大哉問。而科幻小說把它用故事的方式寫出來了。如果你問，科幻是什麼？那現在你也許看出來了，它是一種故事上的陌生化。基於某種現實，讓熟悉的陌生，讓陌生的熟悉。在這樣的操作下，凸顯敘述者所欲言。它的幻，是為了實。原來，科幻比現實還現實。未來就是現在。🌀



《手機》

作者：史蒂芬·金
(Stephen King)

譯者：宋瑛堂
出版社：皇冠文化
日期：2016年8月



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的文學直播節目。